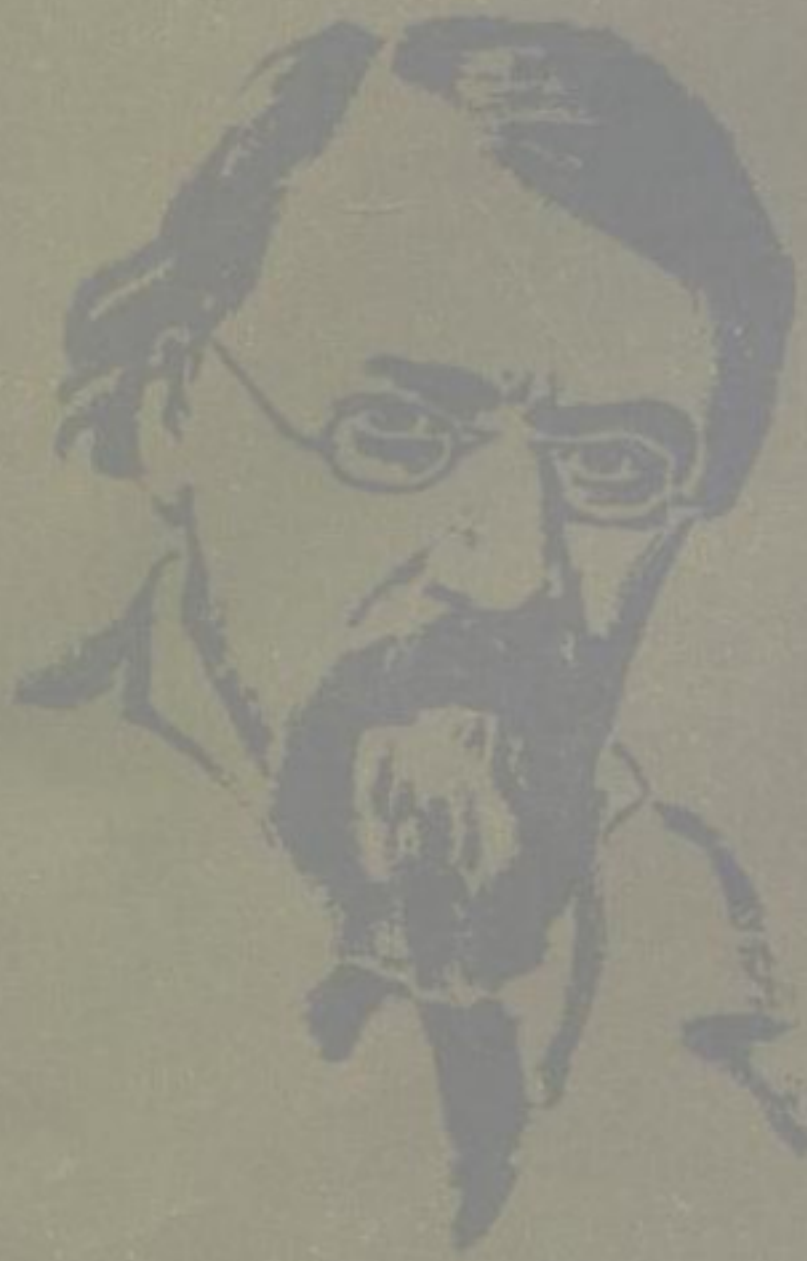


车尔尼雪夫斯基传

[苏]尼·鲍戈斯洛夫斯基 著

俄苏文学家传记丛书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车尔尼雪夫斯基传

〔苏〕尼·鲍戈斯洛夫斯基 著
关 益 杜 颖 译

21100830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哈尔滨

1100330

Н.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7

责任编辑：孙厚惠　张晔明
封面设计：蒋　明
题　　图：张乙迪

车尔尼雪夫斯基传

[苏] 尼·鲍戈斯洛夫斯基　著
关　益　仉　颖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2 14/16·插页5·字数303,000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82

统一书号：10093·697　定价：2.70元

China



尼·车尔尼雪夫斯基



萨拉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故居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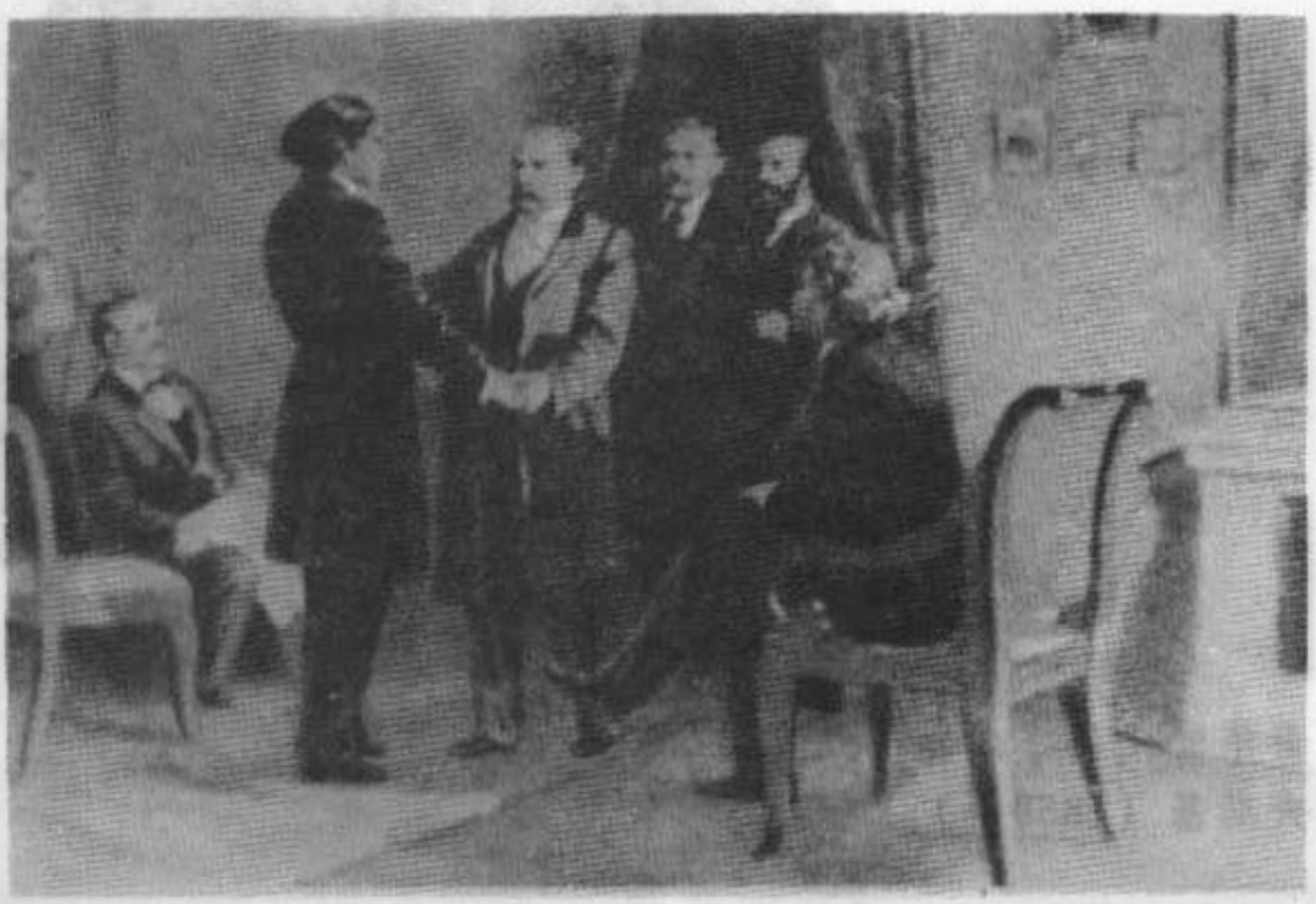


青年时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1859年）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车尔尼雪夫斯基(左)
与杜勃罗留波夫(右)
在《现代人》编辑部



车尔尼雪夫斯基(左三)与谢甫琴科（右四）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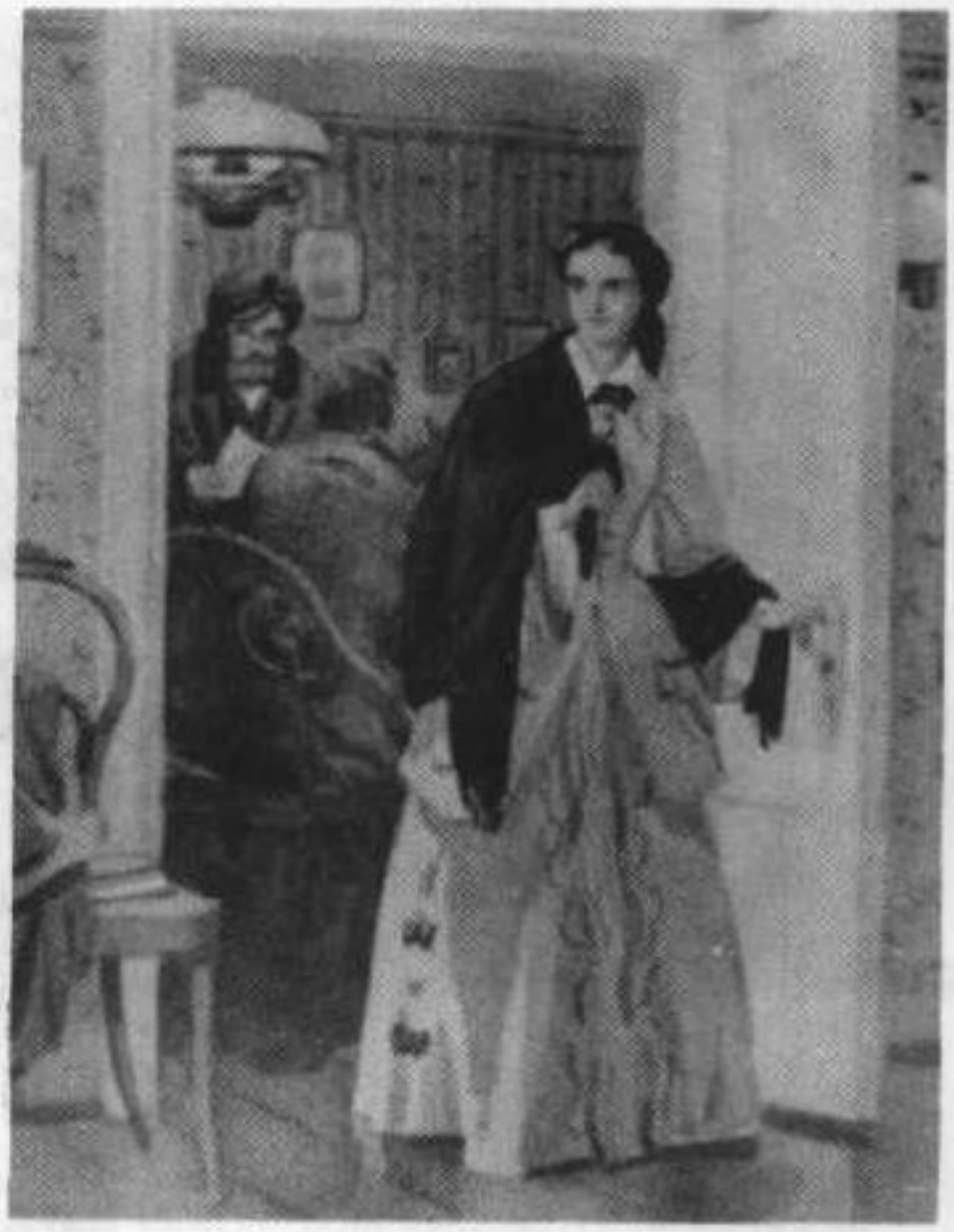
China



宣布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判决



萨拉托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纪念碑



《怎么办？》插图



《怎么办？》插图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童年和中小学时代 ……3
第二章　长途跋涉赴北方首都……18
第三章　大学时代……28
第四章　友谊和初次春情……46
第五章　新生活的起点……61
第六章　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哈内柯夫相识……71
第七章　初试笔锋……85
第八章　伊里纳尔赫·维坚斯基……95
第九章　“处决”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99
第十章　“焦急等待革命的来临……”……106
第十一章　大学毕业 ……111

第二部

第一章　萨拉托夫文科中学的语文教师 ……125
第二章　结婚和迁居彼得堡 ……138
第三章　准备学位论文和开始为《现代人》撰稿 ……152
第四章　论文答辩 ……176
第五章　为捍卫别林斯基的思想而斗争 ……185
第六章　批评家的视野 ……20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第七章　杜勃罗留波夫走访《现代人》……209
第八章　为《现代人》掌舵……216
第九章　“农民民主主义者”……228
第十章　《军事文集》主编……236
第十一章　“令人振奋的声音……”……242
第十二章　学者和政论家的视野……250
第十三章　伦敦之行……264
第十四章　革命运动的鼓舞者……277

第三部

第一章　《怎么办?》……307
第二章　在梅特宁广场上……325
第三章　卡达亚……329
第四章　亚历山大工场……340
第五章　维柳伊斯克……355
第六章　阿斯特拉罕……375
第七章　在萨拉托夫……391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和创作主要年表……401
简明书目……404
译后记……409



第一部

车尔尼雪夫斯基传

China

China

第 一 章

童年和中小学时代

1862年7月7日中午，一辆黑色轿式马车驶进彼得保罗要塞的大门，车内宪兵押着奉沙皇命令逮捕的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亚历山大二世政府蓄谋已久，急于寻找借口迫害伟大的革命家、作家、学者，禁止他活动。车尔尼雪夫斯基是革命的一代——“六十年代人”① 的精神领袖，是当时进步杂志《现代人》的主编。沙皇和他的仆从们把他视为现行制度的最危险的敌人。逮捕他，是沙皇政府早就预谋好了的。

伟大的革命家在彼得保罗要塞等候开庭审判的日子里，从未放下过武器。在那里，他除了写完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它后来成了为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战士的案头书）之外，还写完了二百多印张的作品，其中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学术论文、回忆录……他在这里还开始撰写一部内容广泛的长篇自传，但只完成了一部分。

他为人诙谐而又严肃认真，把自传写得好似历史故事。从“史前期”写起，由奇闻、轶事、神话而渐渐接触实事、活人和实际生活。他想再现老一辈人的生活环境、思想观点和生活方式，以

---

① 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社会活动家。

使读者获得一个完整的印象，了解那些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出生在俄罗斯本土上的中等阶层的后代是怎样在老一辈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外祖母戈卢别娃的谈话中，模模糊糊知道了外祖母的家谱，但知道得不多，只知道他出生前半个世纪的情况。车尔尼雪夫斯基弄不清外曾祖父是教堂的神甫还是助祭，甚至连他的姓氏都搞不清楚。至于父系的家谱，资料也是不多的，从父亲出生那年（1793年）起才开始有所记载。车尔尼雪夫斯基记得的一些情况，也是从父亲的履历表上知道的。他没兴趣向父亲打听祖父的父名。

车尔尼雪夫斯基祖辈的生活贫困单调。当年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神甫的生活也只能如此。在这位未来的“农民民主派”的祖辈中，也有人从神职人员转入农民阶层，所以在家谱中，有神甫、助祭，也有普通农民。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父亲加甫利尔·伊凡诺维奇生于平扎省钦巴尔县车尔尼雪夫村的一位助祭家中。他在进入正教中学时，取故乡的村名为姓。他幼年丧父，寡母无力养活和教育他，便把他送到唐波夫省大主教那里，当时加甫利尔穿着又脏又破的树皮鞋子。妈妈跪着，哭泣着央求大主教不要丢开不管。大主教出于恻隐之心把他收留了下来，并把他送进唐波夫教会小学，让他享受公费。小孩子一个大字不识，但看样子倒很渴望学习。

他在教会小学一直学习到1803年。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平扎正教中学学习。中学毕业时，加甫利尔·伊凡诺维奇因成绩优异被留校做希腊文教师，之后又做过图书馆管理员和诗歌艺术班教师。

1818年，一个偶然的机缘结束了他的教书生涯。那一年，萨拉托夫市谢尔盖耶夫斯基教堂大司祭戈卢别夫去世了。

当时的萨拉托夫省省长潘丘利捷夫要求平扎省大主教从正教中学毕业生中挑选一名优秀学生来接替戈卢别夫的位子，并让受命者同已故大司祭的女儿结婚。

时刻不忘自己利益的省长还补充说，必须选派一名可尊敬的、有学识的、但又不富有的人，以便让当选者同时教省长的孩子们学习。于是，大主教便物色了加·伊·车尔尼雪夫斯基。

在加甫利尔·伊凡诺维奇与叶甫盖尼娅·叶戈罗芙娜·戈卢别娃结婚后不久，便授予他所"继承"的谢尔盖耶夫斯基教堂的神甫教位。

加甫利尔得到了房子和大片土地，这是戈卢别娃的陪嫁。这片土地从谢尔盖耶夫斯基街向下延伸，一直到伏尔加河岸边。

这样一来，平扎省正教中学的教师出乎自己所料，一下子就成了神甫。同时，他也成了戈卢别娃家庭的一员。这个家庭是由冷酷无情、好用权势的寡妇戈卢别娃来掌管的。

戈卢别娃让大女儿叶甫盖尼娅出嫁的用意，是想"自家占有"谢尔盖耶夫斯基教堂。不久，她又让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出嫁了。如果说第一次她让大女儿出嫁是想找一位后补神甫，那么第二次让小女儿出嫁就是想找一位贵族出身的人了。她这样做不是受虚荣心所驱使，而是"日常生活"的需要。戈卢别娃家有许多奴仆，全是老爷在世时用其他贵族的名义"买下来的"。"母亲把我嫁给一位贵族，就是为了要把农奴转到我的名下……"亚历山德拉·叶戈罗芙娜写道。

当亚历山德拉·叶戈罗芙娜的第一个丈夫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去世后，她母亲又把年方二十、带着三个孩子的亚历山德拉嫁给了贵族贝平。起初，贝平一家是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同住在一套房子里，后来随着两家人口的增多，贝平一家就搬到本院的厢房里去了。

姊妹两家相处得十分融洽，患难与共，宛如一家人。

1828年7月12日（24日），加甫利尔·伊凡诺维奇做了如下的记载："早晨九点，小儿子尼古拉出生了。"

当时，加甫利尔·伊凡诺维奇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他是大司祭，又是一个教区的监督司祭，还是宗教法庭的成员。但正如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所写的，他父亲一家"在省里论荣华富贵，甚至还算不上中等家庭"。

大人们总是很忙。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的父亲和姨父贝平负责贵族的选举工作，从早到晚都忙于书写公文。据儿子推测，加甫利尔·伊凡诺维奇每年得亲手写一千五百份到二千份公文。

虽然如此，但他总能挤出时间来教育儿子和外甥亚历山大·贝平。后来，亚·贝平成了科学院院士。

父亲的能力、多才多艺、充沛的精力和才华都传给了儿子，可是这些素质在儿子身上的表现则不同。

"我母亲从早操劳到晚，只在疲惫已极时才边看书边休息，"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说。

书，在这个家庭里是倍受重视的。加甫利尔·伊凡诺维奇是一个博学多识、很有教养的人，购买珍贵的书刊从不吝啬金钱。

孩子们大都是自己管理自己，母亲为繁重家务缠身，只能抽暇关心一下孩子。

父亲性格柔和，为人沉着冷静，从不限制小儿子的自由，相反，爱操心、多病的母亲对孩子却很严格。少年时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不让母亲伤心，常常约束自己。

儿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熟人面前谈笑自如，活泼愉快，可是在陌生人面前则显得胆小，腼腆，很不自然。他的眼睛高度近视，这一缺陷从小就严重影响着他的行动。他和小朋友们玩时，

如果不和小朋友手拉着手就看不清小朋友的面孔。

孩子们常在被称做“小亚细亚”的隔壁院子里做游戏。来这儿玩的，有穷官吏的孩子，也有奴仆的孩子。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做游戏简直着了迷。他很机敏，心灵手快，善于挑选伙伴，能招引大孩子和小孩子一起来玩。

冬天，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乘坐雪橇从山上往下滑。他们玩这种游戏通常是在晚上，当父母去做客的时候，背着大人悄悄玩的。晚上，邻家的孩子切斯诺科夫兄弟偷偷地派奴仆的孩子瓦西卡来找车尔尼雪夫斯基。晚上院门都落锁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只好翻越围墙。在漆黑无人的大街上，几个小孩子聚集在一起。他们从雪橇上卸下盛有伏尔加河水的大水桶，之后驾上雪橇，沿着文科中学大街，更多的时候是沿着去外祖母家的高陡的上坡路滑去。这条路下坡是慢坡，一直伸向伏尔加河河岸。路的尽头是陡坡。孩子们使出全身气力，使雪橇沿着坡路从外祖母那已经倾斜的小屋旁边向下飞驰。

显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种强烈的感受极为惬意：在路的尽头处，他一定要使雪橇驶上小丘，然后迅猛地顺坡而下，使雪橇腾越岸旁的冰窟。

孩子们常从家奴们那里听到许多关于拳斗的故事，所以他们经常跑到沃洛夫街去观看拳斗。在那条街上的卡佩尔纳乌姆小酒馆附近，每逢星期日和节假日，以击拳斗士索鲍列夫斯基为首的一伙学生就和一伙皮沃匠进行拳斗，后者常常被击败。

那时，萨拉托夫还是一个相当荒凉偏僻的地方。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说：“当时我已经不是一个幼小的孩子了，记得每年冬天，从萨拉托夫渡河到波克罗夫镇（河对岸的一个大镇，比一个市还大些）去的人们常常被狼咬死……当我成了大孩子的时候，站在自己家的庭院里，还常常听到狼群在伏尔加河对岸嗥叫的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